

文章编号: 1007-6301 (2000) 01-0070-10

# 文化景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

汤茂林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摘要:** 文化景观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大研究主题,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从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内涵出发,从文化景观起源和变迁、文化景观感知和解释、文化景观组成、文化景观类型、景观生态、景观保护和规划等六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文化景观研究的近今进展。

**关 键 词:** 文化景观; 景观生态; 景观保护和规划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识码:** A

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的五大研究主题之一<sup>[1~3]</sup>。尽管近几十年来随着对科学分析、理论、建模和计量方法的日益重视,景观研究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景观的辨别、描述和解释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工作”<sup>[4]</sup>。本文试图对文化景观研究的进展作一综述。

## 1 景观与文化景观

### 1.1 景观内涵

景观一词在古代是指可证明由个人或集团所拥有的一块土地。后来,受到荷兰画家(他们把景观看作是风景画)的影响,景观被赋予更现代的含义<sup>[5]</sup>。Hamerton (1885 年)给出了景观的现代用法,即特定地点所能看到的全部地表<sup>[6]</sup>。

由于景观内涵的不确定性,在地理学家中已经引起了相当的混乱。对不同的观察者而言,同一景观意味着不同的事物。Mikesell 写道:“当地理学家谈到景观的‘客观现实’,并试图把景观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时,对景观的两种流行看法及其主观泛化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困难”<sup>[4]</sup>。Hartshorne 较详细地描述了围绕景观一词的混乱情况<sup>[7]</sup>。他指出:在近代地理学中,对景观的重视可追溯到早期德国地理学家和 *landschaft* 一词;在德语中, *landschaft* 一词通常用来表示对土地的感知或者面积有限的一块土地;“尽管一般德国地理学家在演讲中提到的多种可能意义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引起了某种混乱,但正是在最近几十年内随着景观这一极为重要的词在地理学语言中的建立,它所产生的混乱才在地理思想的各个领域蔓延开来”<sup>[7]</sup>。尽管人们对景观一词有一些误解,但人们仍将继续使用景观一词。

收稿日期: 1999-05; 修订日期: 1999-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9671030) 和江苏省教委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JW970133)

作者简介: 汤茂林 (1967-), 男, 讲师。1992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1996 年起在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涉及文化地理、城市地理等, 在 *The 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人文地理”、“城市规划”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多篇, 合著《人文地理学》等。

有的苏联学者把景观定义为“自然地域或水域综合体”,可用于任何等级分类单元;而伊萨钦科等则把景观视为有一定分类等级的单元<sup>[8]</sup>。Walmsley 等把景观理解为人们周围观察到的连续平面,它是人类利用环境的一种产物<sup>[9]</sup>。肖和李给出的景观定义是:一个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它处于生态系统之上、大地理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兼具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sup>[10]</sup>。在人文地理研究中,我们可以把景观看成地理综合体,即由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组成;人文地理学侧重研究文化景观,包括其组成、演变、类型、感知、解释、生态、保护和规划。

目前,由于人类活动的广泛性,自然景观的人文化程度不断加深,因而地理学者在许多情况下使用“景观”一词,几乎都植根于文化景观概念。例如,我们在谈论经济景观、城市景观甚至工业景观时,通常对这些词汇不作限定。

## 1.2 景观研究

德国地理学家 A·洪堡在 19 世纪初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sup>[11]</sup>。美国的苏尔(Sauer)是强烈坚持把对景观的科学研究作为地理学核心的第一人<sup>[12]</sup>。他重新评述了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景观的内容、形态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种景观的形式和功能,把注意力引向“文化景观”概念;在他看来,文化景观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形成一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苏尔认为,景观因人类的作用而不断变化<sup>[12]</sup>,因此,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苏尔看来,“就象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作是地点事实,它们间的关系可用景观概念来表达”<sup>[4]</sup>。苏联地理学家贝尔格等发展并创立了景观地理学派。

从 Broek 的著作<sup>[13]</sup>和文化地理学伯克莱学派的建立看出苏尔对美国地理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苏尔之后,一系列文化景观研究随之出现,如社会地形(Kolb and Polson, 1954)、经济景观(Losch, 1954)、神权宗教景观(Young, 1967)、军事景观(Johnson, 1976)和经济面(Bourne and Simmons, 1978)等<sup>[14]</sup>。正如我们在 P. W. Bryan (1933) 和 M. Sorre (1961) 的著作<sup>[15, 16]</sup>中所看到的那样,苏尔之后地理学家对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Thomas 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方面的作用》<sup>[17]</sup>进一步把文化景观研究推向高潮。

尽管有人批评景观研究结构太松散,但许多景观研究却对近代地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sup>[18]</sup>,例如 Lowenthal 和 Prince<sup>[19]</sup>、Lowenthal<sup>[20]</sup>、Tuan<sup>[21]</sup>。Tuan 指出:“当我们通过所有感官和积极而深刻的思考,获得一物或一地总体上的经验时,我们就获得了具体的现实”<sup>[21]</sup>。他从经验主义观点出发研究景观,探讨诸如拥挤、虚拟的地方、对家乡的依恋和地方的创造物等。Appleton<sup>[22]</sup>则以另一种不同的风格研究经验和景观问题,他企图了解人们喜欢什么样的景观及喜欢它的原因。

近年来,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 年在 AAG 第 90 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5 年 IALE 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 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涉及。

### 1.3 景观分类

由于对景观内涵的理解不同,对景观的分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伊萨钦科为代表的苏联部分地理学家曾提出过一套复杂的景观分类命名体系,对应于不同的分类等级单元<sup>[11]</sup>。Naveh 把景观分为三大类,即开放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半自然景观、半农业景观和农业景观)、建筑景观(包括乡村景观、城郊景观和城市工业景观)和文化景观<sup>[23]</sup>。

查别林根据人类对景观的影响程度把景观分为两大类,即自然景观和人源景观。自然景观指完全未受到直接的人类活动影响或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很小的景观,可以再分为原始景观和轻度改变景观。高山景观、南极滨海景观、泰加景观、红树景观等均属此类景观。人源景观指由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产生的景观,它可再分为自然-人源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人源景观指那些虽然是在人类活动影响下产生但后来还是独立发展的景观;文化景观应当理解为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有意识地建立的景观。波格丹诺夫按人类改变程度的系统化情况把景观分为原始景观、微有改变景观、文化景观和改造了的文化景观<sup>[24]</sup>。

我国地理学者对土地类型研究较多,把土地类型理解为“以地表环境自然地理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综合体”,这实际上近似于景观类型的划分。景观总是或多或少与人类干扰关联,按照景观塑造过程中的人类活动影响程度,景观首先可以分为自然景观、经营景观和人工景观三大类<sup>[11]</sup>。

### 1.4 文化景观的内涵

Sauer 在“文化地理学的近今发展”<sup>[25]</sup>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简单而容易使人误解的文化景观定义,即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sup>[26]</sup>。波格丹诺夫把文化景观解释为人类积极地有目的地参与而形成的景观,而改造了的文化景观则是“在非对抗性人类集团所掌握的高度科学基础上,人类有意识改变的景观”<sup>[24]</sup>。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李旭旦教授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sup>[27]</sup>。de Blij 给出了文化景观的广义定义,“文化景观包括人类对自然景观的所有可辨认出的改变,包括对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sup>[26]</sup>。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景观。

## 2 文化景观研究的角度及其进展

### 2.1 文化景观起源和变迁

以苏尔为首的伯克莱学派引导人们用发生学方法研究历史文化。美国地理学家、苏尔的学生 Whittlesey 首创“相继占用”(sequent occupance,国内有学者将其译为“文化史层”)<sup>[28]</sup>一词,并分别用一个模型和一个实例研究来说明他的相继占用概念。他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实例研究中创立了一个形式——阶段序列:印第安人居住时为从事采集的原始森林;欧洲迁移来的农民把低地开发为农田,在山坡草场养牲口;现代因经济改变又把它盖上森林(次生)并养些牲畜;他预言第四阶段将以林业为主要活动<sup>[29]</sup>。在他看来,每一个阶段或人类占用世代都与人类的祖先和后代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阶段演化是内因作用的结果,类似于一个活细胞的发展和死亡<sup>[18]</sup>。由于这一概念容易被其他人采纳,因而惠氏提出后不久,类似的研究开始出现,如 Dodge<sup>[30]</sup>、Thomas<sup>[31]</sup>、James<sup>[32]</sup>。而 Alfred H. Meyer 对相继占

用概念作了最详细、最复杂的描述<sup>[33]</sup>。相继占用概念的来源可追溯到著名地貌学家 William Davis 的侵蚀循环模型<sup>[34]</sup>。

苏尔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化地理学家之一。1925 年他阐述了自己的地理概念框架和文化对景观的影响；接着，他又花了几十年时间继续研究文化地理。1941 年苏尔在 AAG 年会上所作的主席致辞中强调：人文地理学即是对人类工程或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研究<sup>[35]</sup>。正是他开创了文化地理学的伯克莱学派。他对农业起源和扩散的研究<sup>[36]</sup>和人在改变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sup>[37]</sup>被视为经典之作。

景观的形成和变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找出并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预测景观的未来变化。S. Passarge 曾把区域、人、文化和历史看作是解释自然景观变化的四种“空间动力”。斯宾塞和霍瓦斯 1963 年在“农业区是如何起源的”一文<sup>[38]</sup>中对三个近代农业区（美国玉米带、菲律宾椰棕区、马来西亚橡胶园）的农业发展与文化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在这些文化区形成过程中有六个文化过程在起作用。它们是：心理过程、政治过程、历史过程、技术过程、农艺过程、经济过程<sup>[26]</sup>。对这些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划出农业文化区。1964 年劳滕扎克在研究伊比利亚半岛的景观变化时发现：半岛的连续性景观变化是一个拥有四个变量（纬度、海拔高度、距海路程和最近海岸的方向）的函数。这种“更为精确的分析方法为景观学提出了新的方向”，“就是这种创新的方向使得区域地理（景观学）成为大多数德国学者的中心旨趣”<sup>[39]</sup>。

由于文化景观主要是由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文化景观的变化也主要取决于人类活动。人类活动不断改变文化景观的格局和过程。二战以后，德国地理学家把重视研究社会文化的新地理学叫做“社会地理学”，认为社会地理学的目的在于解释文化景观，明确主张景观变迁的主要力量是人类集团的“态度、目的和技能”。

文化景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聚落型式、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等方面。在城市郊区，由于城市向外蔓延和工业的郊区化，原有的农田景观向城市景观、工业景观、交通景观等转化，土地利用由农业用地变为城镇用地和工商业用地。王<sup>[40]</sup>等通过分析辽河三角洲湿地的景观变化，认为景观变化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降低，景观内部均质化发展降低了景观抗干扰的能力。钱<sup>[41]</sup>通过对吴文化区域系统的研究，指出吴文化景观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包括：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变迁、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技术进步、横向交流。

从方法上看，用电子计算机模拟景观的变化已经成为国外学者争相采用的方法，所建立的空间变化模型包括把生物反馈机制引入空间动态模型和把空间特征引入生态学模型；大多数空间模型都把所研究的景观网格化，通过基本空间单元的变化来体现景观的空间动态变化<sup>[10]</sup>。

2.2 文化景观感知和解释

对不同类型景观的感知、对景观的态度以及景观对人类的影响，都是地理学的当代主题<sup>[18]</sup>。70 年代以来，与文化景观有关的感知和行为研究越来越重要，J. K. Wright<sup>[42]</sup>和 W. Kirk<sup>[43]</sup>是这类主题的较早评论者。尽管文化景观是由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影

角度解释景观,科学家可能从生态角度解释景观,社会活动家可能从混乱和不公平解释景观<sup>[9]</sup>。因而,有些地理学家坚持认为,要努力阐明这些关系,寻找不同文化景观的含义,也要关注文化景观的各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给我们与之相关的文化的那些信息。Salter 和 Lloyd 甚至认为:“对景观含义和秩序的探寻——一种完全而清晰地了解景观的愿望——是地理学的主要责任。这种探索使我们在景观描述中能够超越较为表面的形式和功能,进而达到对周围世界人文含义的更深理解”<sup>[44]</sup>。

J. R. Gold 坚持认为<sup>[45]</sup>:“人类必须投入人力物力,研究人类经历的具有符号价值的景观”。景观能使人产生从害怕到高兴和怀旧等在内的不同态度,对景观的态度又通过人们利用和改造景观的方式反映出来。Gold 举例指出:“到美洲航行的早期报道中都有这样的景象:花园由具有绅士风度且举止可爱的人占据着,他们天真单纯,慷慨大方。这种单纯一旦遇到工业文明就会出现紧张……把美洲视为花园的想象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Gold 提醒我们,“景观代表人类喜爱的程度,是人们偏爱的区位,因而人文化了”。

Tuan 研究了理想景观思想<sup>[46]</sup>。他探讨感知的共同特征,进而引起人们对理想城市、理想生活方式和美国城市景观中的幻想成分等的关注。Tuan 在对环境感知和理想景观所作的最后评论中认为:“人类一直在寻找理想环境。但理想环境是什么样?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看法不一。但是实际上,我们似乎可以勾画出两种图景,即单纯的花园和宇宙。地球的果实提供了保证,星星的和谐除了提供保证外,还给人类带来了壮丽景象”<sup>[46]</sup>。理想景观也许并不存在,但这并没有也不应该使寻找理想景观的人泄气。

1979 年 Lewis 提出景观解释和研究的七项原则<sup>[9]</sup>。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础上,即所有的人都以类似的方式体验环境且对环境的反映可由社会和文化进行传播。目前,对文化景观的解释主要有四种模型,即画家式模型、民间景观起源模型、书籍模型、剧本作法模型<sup>[47]</sup>。

### 2.3 文化景观组成

由于文化景观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形成某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因而文化景观由自然和人文两大类因素组成。自然因素为人类物质文化景观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各种条件。有时自然因素本身的独特组合也能形成奇特的自然景观,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自然环境具有地带性规律,使文化景观的许多人文因素(如民居等)具有明显的地带性。构成文化景观基底的自然因素包括地貌、动植物、水文、气候和土壤等,各种因素在景观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地貌因素常常对景观的宏观特征产生巨大作用,影响景观的人文化程度;岩石圈是文化景观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场所,是文化景观赖以存在的基础。在森林景观、草原景观、乡村田园景观、园林景观中,生物因素是文化景观中鲜明的要素之一。

构成文化景观的人文因素可以分成两类,即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物质因素是文化景观的最重要组成要素,指具有色彩和形态,可以被人们肉眼感觉到的、有形的人文因素,包括聚落、人物、服饰、街道、交通工具、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等。在文化景观各组成要素中聚落是最显而易见的,它集中反映了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是文化景观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文化地理学者(特别是伯克萊学派的学者们)已经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聚落特征,如房屋的类型和结构、方言结构,以及它们与道路网、建筑材料、土地格局、自然障碍、自然资源的关系,其中对乡村类型的研究占据最突出的地位。农村聚落的规模和密度反映所

在地的人口密度及人口分布特征,也反映民族的生产习惯、区域文化特色、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和农业生产结构<sup>[48]</sup>。

非物质因素主要包括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道德观、政治因素、生产关系等。这些因素是文化景观的无形之气,其作用不容忽视;对它们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透过景观的物质外貌,深入文化景观内部,使文化景观研究深入到深层机制的水平上。

文化景观的组成除前述的因素外,还有一种凌架于各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之上、可以感觉到但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象区域个性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感觉。Jean Gottmann 在《欧洲地理》一书中写道:“……要把一个区域和四周区分开来,除了需要突出的山脉或河谷、特定的语言和某些技艺外,还必须有一种基于某种宗教教义、社会观念、政治模式(有时是三者的结合)的强烈信仰。因此,区域化必须以景象作为基础,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特具景象,一种和它的邻区稍稍不同的标记……”<sup>[27]</sup>。

## 2.4 文化景观类型

19 世纪末,德国地理学者曾把地理学定义为“景观科学”,并认为应主要研究特定区域内景观的形态。他们提出了许多研究计划,对景观及其组成进行分类,提出标准的分析程序。由于景观构成的复杂性,划分文化景观类型的方法很多。例如,根据可视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根据人口密集程度、就业构成、建筑物密集程度等可分为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此外,还可以将文化景观分为农村聚落景观、人口景观、政治景观、语言景观、宗教景观、建筑景观、流行文化景观、大都市景观等较具体的类型。

国内已有学者对文化景观划分应遵循的原则作了探讨,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例如,金和董在划分江苏省高淳县文化景观类型时采用的划分原则有<sup>[49]</sup>:文化景观产生的基础(自然环境、人口密度与分布等)具有相似性;具有基本相同的发生发展过程;文化现状特征相似;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今后建设方向大致相同。董提出划分乡村文化景观类型的五条原则<sup>[50]</sup>,即相关原则、同质原则、外观一致性原则、共时原则、发生演化一致原则。此外,有学者将景观分类的原则和(命名)方法总结为五点,也可供划分文化景观时参考<sup>[11]</sup>。

在划分文化景观类型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不能把划分自然景观的方法套用到文化景观的划分上;第二,文化景观的划分必须采取定量和主观感知相结合的方法;第三,要注意景观要素在组合上的相关性<sup>[48]</sup>。

## 2.5 景观生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不适当的发展、追求高消费等原因,生态恶化、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粮食供给等问题日益严重并表现出全球性。在这一背景下,景观生态研究受到重视<sup>[51]</sup>,景观生态学成为地理学者和生态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荷兰、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在景观生态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大量论著。

早在 1939 年生物地理学家 C. 特罗尔 (Troll, Carl) 就提出了“景观生态学”一词,其背景甚至可以追溯到洪堡、苏卡乔夫等人的早期工作。1981 年第一次世界景观生态学大会在荷兰召开,1982 年 IALE 在荷兰成立。1991 年在加拿大、1995 年在法国分别召开了第二、第三次世界大会,这表明景观生态学自 80 年代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8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出版了多部景观生态学著作,仅 1987 年以来以英文出版的专著就至少有 15 本<sup>[11]</sup>。美国哈佛大学的 Forman 教授出版的《土地镶嵌:景观与区域的生态学》<sup>[52]</sup>一书为当

代景观生态学的代表作。该书分 5 篇 14 章, 约 50 万字, 内容丰富, 论点新颖, 总结了美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进展, 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系统性。

在我国, 景贵和、肖笃宁、傅伯杰、王仰麟、欧阳志云和王如松等学者在景观生态和生态规划设计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 取得了不少成果<sup>[53~60]</sup>。此外, 文化景观的文化经济生态价值在旅游开发、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中已经得到开发利用,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2.6 景观保护与景观规划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通过经济活动和开发活动, 创造并保持了許多独特的文化景观, 蕴藏着有关文化的许多信息。近几十年来,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的急剧扩张、现代交通的发展, 已经使世界许多地区的景观遭到破坏, 面临退化和消失的危险。为此, 景观保护受到重视, 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sup>[58, 61]</sup>。1992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单列出来, 迄今为止已有四处文化景观进入世界遗产名单<sup>[11]</sup>, 即澳大利亚的 Viukata 国家公园、新西兰的 Tongariro 山国家公园、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水稻梯田景观、葡萄牙的 Sintra 城堡。景观还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和绝对保护区的缓冲带; 景观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 可以作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活样板, 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因而, 保护和抢救有价值的景观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994 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 (IUCN) 大会进一步提出, 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 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这一切都表明, 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已经认识到保护景观 (特别是具有较大价值的文化景观) 和地方特色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城市规划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今, 城市景观规划和城市设计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从 F. L. Olmsted 1863 年提出“景观建筑学”以来, 将生态原则与景观设计相结合, 使城市与自然相融合, “创造性地利用景观, 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 一直是 I. L. McHarg<sup>[62]</sup>、C. A. Smyser、M. Hough 等设计师追求的目标。Forman 根据美国与欧洲的乡村情况, 结合生态原理和文化背景, 于 1995 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空间理论的景观规划新模型<sup>[52]</sup>, 即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型, 有人称之为可能景观设计。主要是通过集中使用土地, 确保大型自然植被斑块的完整, 以充分发挥其在景观中的生态功能; 引导和设计自然斑块以廊道或碎部形式分散渗入人为活动控制的建筑地段或农业耕作地段; 沿自然植被斑块和农田斑块的边缘, 按距离建筑区的远近布设若干分散的居住处所, 愈远愈分散, 在大型自然植被斑块和建筑斑块之间也可增加些农业小斑块。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 要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 就必须重视城市环境质量、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选择的可能性。宗跃光把文化景观论、景观生态原理应用于城市规划, 认为城市景观规划将实现四种转变<sup>[63]</sup>, 即由物质规划向生态规划的转变, 土地利用规划向景观功能单元规划的转变, 由点线规划向景观网络规划的转变, 由静态规划向动态规划的转变。萧等针对几种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不同的景观类型 (城市景观、乡村景观、风景名胜景区景观、园林风景区景观、自然保护区景观), 探讨了景观规划的特点和景观规划应该遵循的原则<sup>[64]</sup>。

## 参考文献:

- [1] Wagner Philip L, Mikesell Marvin W. Readings in Cultural Geograph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2] Jordan Terry G, Rowntree Lester. 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M].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 [3] 王恩涌, 李贵才, 黄石鼎. 文化地理学[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4] Mikesell Marvin W. Landscape[J].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68, 8: 575~580.
- [5] James Preston E. The Terminology of Regional Description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34a, 24: 78~86.
- [6] Hamerton Philip. Landscape[M]. Boston: Roberts, 1885.
- [7] Hartshorne Richard.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M]. Lancaster, Pa: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39. 149.
- [8] Apmand D D. 李世芬 译. 景观科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 [9] Walmsley D J, Lewis G J. Human Geography: Behavioral Approaches[M]. New York: Longman, 1984. 142, 159, 141, 159.
- [10] 肖笃宁, 李秀珍. 当代景观生态学的进展和展望[J]. 地理科学, 1997, 17(4): 356~363.
- [11] 肖笃宁, 钟林生. 景观分类与评价的生态学原则[J]. 应用生态学报, 1998, 9(2): 217~221.
- [12] Sauer Carl O.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1925, 2: 19~54.
- [13] Broek Jan O M. The Santa Clara Valley, California: A Study in Landscape Changes[M]. Utrecht: Oosthoek, 1932.
- [14] 宋家泰, 顾朝林. 论地理学现代区位论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1987, 6(2): 1~8.
- [15] Bryan Patrick W. Man's Adaptation of Nature: Studie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33.
- [16] Sorre Maximilien. l'homme sur la terre[M]. Paris: Hachette, 1961.
- [17] Thomas William L Jr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18] Larkin Robert P, Peters Gary L.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uman Geography[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3. 224.
- [19] Lowenthal David, Prince Hugh C. The English Landscape[J].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1964, 54: 309~346.
- [20] Lowenthal David. Past Time, Present Place: Landscape and Memory[J].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1975, 65: 1~36.
- [21] Tuan Yi 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22] Appleton Jay.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5.
- [23] Naveh Z. Landscape Ec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M].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3.
- [24] M 查别林. 景观学的一些问题[A]. 见: 景观概念和景观学的一般问题[C]. 商务印书馆. 1964.
- [25] Sauer Carl O. Recent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Geography[A]. In: Hayes E C (ed.).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 New York: Lippincott, 1927.
- [26] De Blij, Harm J, Muller Peter O.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M]. 3r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86. 142.
- [27] 李旭旦. 人文地理学[M]. 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223~224.
- [28] Whittlesey Derwent. Sequent Occupance[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29, 19: 162~165.
- [29] 王煦怪. 文化地理学[A]. 见: 李旭旦. 人文地理学概说[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134.



- [30] Dodge Stanley D. The Sequent Occupance on an Illinois Prairie[M].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n Philadelphia, 1931.
- [31] Thomas Lewis F. The Sequence of Areal Occupancy in a Section of St. Louis, Missouri[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31, 21: 75~90.
- [32] James Preston E. An Outline of Geography[M]. Boston: Ginn. 1934b. 133.
- [33] Meyer Alfred H. The Kankakee Marsh of Northern Indiana and Illinois[J]. Michigan Papers in Geography, 1936, 6: 359~396.
- [34] Davis William Morris. The Geographical Cycle[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99, 14: 482~504.
- [35] Sauer Carl O. 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41, 21: 1~24.
- [36] —.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M].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2.
- [37] —. The Agency of Man on the Earth[A]. In: Thomas William L Jr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46~60.
- [38] Spencer J E, Horvath R J. How does an Agricultural Region Originate?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3, 53: 74~92.
- [39] 詹姆斯·普雷斯顿和马丁·杰弗雷 著. 李旭旦 译. 地理学思想史(修订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40] 王宪礼, 胡远满, 布仁仓. 辽河三角洲湿地的景观变化分析[J]. 地理科学, 1996, 16(3): 260~265.
- [41] 钱智. 吴文化区域系统的初步研究[J]. 地理学报, 1998, 53(2): 123~131.
- [42] Wright J K. Terrae Incoqnita: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47, 37: 1~15.
- [43] Kirk W. Problems of Geography[J]. Geography, 1963, 48: 357~371.
- [44] Salter C L, Lloyd W J. Landscape in Literature[A]. Resource Papers for College Geography, No. 76- 3[C]. Washington, D. 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 21977.
- [45] Gold John R.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Geograph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7, 118.
- [46] Tuan Yi- 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1974. 248.
- [47] Duncan James. Landscape Geography, 1993- 94[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5, 19(3): 414~415.
- [48] 金其铭. 试论文化景观[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7, 10(增刊): 84~88.
- [49] 金其铭, 董新. 人文地理学导论[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283~308.
- [50] 董新. 乡村景观类型划分的意义、原则及指标体系的建立[J]. 人文地理, 1990, 5(2): 49~52, 78.
- [51] 王兴中, 孙峰华, 刘继生. 人文地理学概论[M]. 济南: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3. 91.
- [52] Forman R T T. Land Mosaics: the Ecology of Landscapes and Region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3] 景贵和. 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J]. 地理学报, 1986, 41(1): 1~7.
- [54] 景贵和. 我国东北地区某些荒芜土地的景观生态建设[J]. 地理学报, 1991, 46(1): 8~15.
- [55] 肖笃宁. 景观生态学: 理论、方法与应用[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1.
- [56] 傅伯杰. 黄土区农业景观空间格局分析[J]. 生态学报, 1995, 15(2): 113~120.
- [57] 傅伯杰. 景观多样性分析及其制图研究[J]. 生态学报, 1995, 15(4): 345~350.
- [58] 傅伯杰, 陈利顶. 景观多样性类型及其生态意义[J]. 地理学报, 1996, 51(5): 454~462.
- [59] 王仰麟. 渭南地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J]. 自然资源学报, 1995, 10(4): 372~379.
- [60] 欧阳志云, 王如松. 生态规划的回顾与展望[J]. 自然资源学报, 1995, 10(3): 203~215.
- [61] 陈昌笃. 景观保护与受胁景观红皮书[J]. 生物多样性, 1994, 2(3): 177~180.
- [62] McHarg I L. Design with Nature: Garden City[M]. New York: Doubleday, 1969. 麦克哈格 著. 丙经纬 译. 设计结合自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 [63] 宗跃光. 城市景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30~31.
- [64] 萧笃宁, 石铁矛, 阎宏伟. 景观规划的特点与一般原则[J]. 世界地理研究, 1998, 7(1): 90~97.

# The Inventory and Progress of Cultural Landscape Study

TANG Mao-lin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upon the land has long been a leading theme in cultural geograph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has exercised strong attractions on geographers, particularly those of Berkeley School.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ultural landscape can be defined as landscape created intentionally by man to satisfy some of his needs, taking use of materials i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following parts of the paper, the author gives u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f the inventory and progress of cultural landscape research from six aspects: 1) evolution; 2) per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3) constitution; 4) classification; 5) ecology and 6) conservation and planning.

Key words: Cult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perception; Interpretation; Conservation and planning of landscape